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醒世姻緣傳

第四十三回 提牢書辦火燒監 大辟囚姬蟬脫殼

做官第一是精詳，吃緊監牢要緊防。豈止虎犀能出柙？應知驢馬慣溜韁。 押衙道士茅山藥，處士仙人海上方。而今更有金蟬計，暗欲偷桃李代疆。

再說小珍哥從那未嫁晁源之先，在戲班中做正旦的時節，凡是晁源定戲，送戲錢，叫了來家照管飲食，都是晁住經手；所以那全班女子弟，連珍哥倒有一大半是與晁住有首尾的。晁源在京中坐監的時節，瞞了爹娘，偷把他住在下處，偏生留那晁住在那裡看守，自己卻到通州衙內久住；及至珍哥入到監中，自己又往通州隨任，又留下晁住兩口子在家照管珍哥。那時節晁源見在，禁卒刑房沒有一個不受他的重賄。一個捕官柘典史，又是他的護法喜神。小珍哥名雖是個囚婦，在監裡一些不受苦楚。晁住爽利把媳婦做了「影身草」，指稱在裡面服事珍哥，這晁住也就好在裡面連夜住宿。那大丫頭小柳青、小丫頭小夏景，年紀也都不小，都大家一伙子持了臥單，教那禁子牢頭人人都要■麗狗尾。只得著晁源的賞賚，不便下手。至於那刑房書手張瑞風，時時刻刻的要勾引上手，也只恐晁源手段利害，柘典史扯淡防閑；所以落的叫晁住享用獨分東西。及到晁源隨了爹娘從任上回家，那監中禁子人等，典史該房，又都送一番重賄；所以只有來奉承的，那有扯淡管閒事的？

雖是晁源在家，這晁住的姻緣依然不斷。晁源往雍山收麥，帶了晁住的老婆出到莊上，戀了小鴉的妻子兩三個月，就似與晁住兌換了的一樣。這晁住出入監中，無所不至。後來晁源被小鴉兒殺了，小珍哥也就沒了香主，晁夫人說道：「他自作自受的罷了，怎麼把兩個沒罪的丫頭同被監禁？且小柳青十八九的大妮子了，在你那邊也甚是不便。」都盡數喚了出來。晁夫人見兩個丫頭凸了一個大屁股，高了兩個大奶胖，好生氣惱，連忙都與他尋了漢子，打發出門。禁住了晁住再也不許進到監中，兩口子都攆到鄉里管莊。叫珍哥監內僱一個囚婦伏事，每月支與五十斤麥面、一斗大米、三斗小米、十驢柴火、四百五十文買菜錢。家中凡遇有甚麼事情，那點心馮飯，送的不在數內，也冬夏與他添補衣裳。

卻說那刑房書手張瑞風，起先那縣官叫他往監裡提牢，就是「牽癩驢上窟窿橋」的一樣，推故告假、攀扯輪班，再三著極；聽得晁源死了，兩個丫頭俱已喚回家去，晁住也久不進監，柘典史又升了倉官離任，他卻道指了提牢名色宿在監中，在珍哥面前作威作福，要把來上柙弔拷，說：「晁相公在日，四時八節的與我送禮，又柘四爺屢屢托我看顧，凡事從寬罷了；今晁相公不在，四爺已升，這許多時，誰見個禮的模樣！」那禁子們做剛做柔的解勸說到：「張師傅，你是刑房掌案，這滿監的囚犯俱是你掌管生死簿子，你高抬些手，這就是與人的活路；你老人家不肯抬起手來，你叫人三更死，俺們也不敢留到四更。但只是你老人家那裡不是積福？一來咱也還看晁相公的分上，他活時沒有錯待了咱；二來留著他，往後張師傅進來宿監，除的家替張師傅綴帶子，補補丁，張師傅悶了，可合張師傅說話兒，他屋裡熱茶熱水，又都方便。」張瑞風道：「我且看你們的分上，姑且寬著他再看。」降了一頓去，也降得小珍哥擦眼抹淚的哭。

那僱著伏事的囚婦說道：「你哭他怎麼？你就聽不出那禁子的話來？這是他給你的下馬威，好叫你依他，省得到了跟前扭手扭腳的。」珍哥說：「什麼話？我是個傻瓜，聽不出甚麼來。」那囚婦說道：「是待合你睡覺！什麼話！什麼話！你沒的真個心昏麼？」珍哥說：「就待合我睡覺，可也好講，這們降發人，還有甚麼興頭子合他睡覺？這們強人似的，也睡不出甚麼好來。」囚婦說：「這倒不論哩。他誰沒這們降？他只得了手就好了。俺們都不是樣子麼？」珍哥說：「瞎話！我怎麼就知不到他合你們睡覺哩？」囚婦說：「那起初進來，身上也還乾淨，模樣也還看的；如今作索象鬼似的，他還理你哩！」珍哥說：「那麼這們沒情的人，我理他麼？」囚婦說：「你可比不得俺。你吃著好的，穿著好的，住著這們乾淨去處，齊整牀鋪，他還摸不著的哩。」珍哥說：「本事何如？」囚婦說：「這有二年沒經著了。要是那二年前的本事，也夠你招架的哩。」

只見掌燈以後，一個禁子走到珍哥門上討火，那囚婦遞火與他，他與那囚婦悄悄的插插兩句去了。囚婦自到小廚屋炕了睡覺去了，就假睡等他叫下睡覺，夢寐之中也還不知反門。囚婦因禁子遞了腳線，不曾門上外門。人多睡得靜了，張瑞鳳下邊止穿了一條褲，上邊穿了一個小褂，悄悄的推了推門，見門是開的。他走進門來，反把門來門了，走到珍哥牀邊，月光之下，看見珍哥白羊似的，脫得精光，側著身，拳著一隻腿，伸著一隻腿，睡得爛熟。張瑞風把他身上撫摩了一會，又使手往他那所以然處挖了一頓，也還不省。他方脫了衣裳上去，如此如此，這般這般。待了許久，珍哥方才醒來，說道：「再沒有別人，我猜就是張師傅。」張瑞風說：「你倒也神猜。」珍哥使起架勢，兩個在白溝河大戰一場。

天將明的時候，張瑞風方才到他提牢廳上。眾禁子們有提壺酒的、煮兩個雞子的，都拿去與張瑞風扶頭，都說：「張師傅，喜你好個杭貨麼？」張瑞風道：「實是仗賴。該領工食，我早了的攬掇，一分常例也不要。」清早，那囚婦見著珍哥問說：「我的話也還不差麼？」珍哥點頭兒沒言語。

這張瑞風從此以後，凡遇值宿，即與珍哥相通，論該別人上宿，他每次情願替人。原來這提牢人役姦淫囚婦，若犯出來，是該問死罪的。所以別的同房也還知道畏法，雖也都有這個歹心，只是不敢行這歹事。只有他為了色就不顧命，放膽胡做，不止一日。

十月初一日，晁夫人生日。小珍哥替晁夫人做了一雙壽鞋，叫人送了出來。晁夫人看了，倒也換惶了一會。到了午後，晁夫人叫晁鳳媳婦拾了一大盒餛飩、一大盒雜樣的果子，又八大碗馮飯、一隻熟雞、半邊熟豬頭、大瓶陳酒，叫人送與珍哥。因晁夫人生日，所以晁住夫婦都從莊上進來與晁夫人磕頭；聽見要送東西進去，他借了這個便差，要進監去看珍哥一面，也不與晁夫人說知，竟自挑得去了。

見了珍哥，這晁住「綈袍戀戀」，尚有故人之情；那知珍哥棄舊迎新，絕無往日之意。不疼不熱的話說了幾句，把那送的馮飯揀了兩碗，暖了壺酒，讓晁住吃了。沒及奈何，那晁住七七歪歪的不肯動身，只得三薄兩點，打發了打發，指望叫晁住去了，好叫人去約了張瑞風來同享東道。誰知這晁住還要想那舊夢，要在裡邊過夜。

這珍哥厭常喜新的心性，看了這晁住，就如芒刺在背的一般，催他說道：「你趁早早些出去！如今比不得往時，有錢送人，有勢降人。自從官人沒了，就如那出了氣的尿泡一般，還有誰理？那典史常來下監，刑房也不時來查夜，好不嚴緊！你在這裡，萬一叫他查出，甚不穩便，礙了你的路，我又吃了虧。你且暫出去罷。你今日一定也且不往莊去，你明日再來看我不遲。」那個僱的囚婦也解得珍哥的意思，在旁委曲的攬掇。

這晁住假酒三分醉的囉嗶那個囚婦一邊口裡說道：「我知道你們有了別人，反多著我哩！要吃爛肉，只怕也不可惱著火頭！我把這狗臉放下來，『和尚死老婆，咱大家沒』！」一邊把那囚婦，撮著胸脯的衣裳，往珍哥牀上一推。那囚婦只道是打他，怪叫起來。這晁住把那囚婦褲子剝將下來，如此這般，那囚婦方才閉了口嘴，只自家說道：「怨不得別人，該■這私窠子！沒要緊的多嘴，就一頓■殺也不虧！」他口裡自己罵，身子自己？晁住一邊搗巢，一邊說道「你還敢多嘴多舌的麼？」

這晁住心裡只說把這件來買住了那囚婦的口，便就可以住下。不想他在房裡合那囚婦估搗，小珍哥走出門外與禁子遞了局。那日本不該張瑞風值夜，只因有些進來的肴饌，要他來吃，又要驅遣晁住出去，待不多時，只聽得張瑞風洶洶而來。晁住迎將出去，說道：「張師傅，拜揖。這向張師傅好麼？」

這張瑞風平日與晁住你兄我弟，極其相厚，這日見了晁住，把臉揚得大高的。晁住作揖，他把手略兜了一兜，說道：「這天是多咱了，你還在這裡不出去？」麻犯著那些禁子道：「這如今同不的常時，大爺不是常時的大爺，四爺也不是常時的四爺了，你們還放閒人來做什麼？你們再要不聽，我明日回封，就稟到大爺手裡。」禁子們說：「張師傅，別要計較，俺們叫他出去，再不放他來就是了。」往外就攆。珍哥來到跟前，故意說道：「今日是俺婆婆生日，叫他送了幾碗菜來與我。要沒事的，他來這裡做什麼？」

什麼好過日子的去處，他戀著哩！叫他去罷，你攆他怎麼？」張瑞風說：「你也別要多嘴！送菜給你，外頭沒放著小方門麼？為什麼放入進來？」

晁住說：「呃！張師傅，你怎麼來？你睜開眼看看，是我呀！」張瑞風睜起眼來道：「我眼花麼！我連晁源家裡倒包奴才也不認的了？叫我睜起眼來哩！」晁住說：「你罵我罷了，你提名抖姓的叫晁源待怎麼？那晁源的銀子一五一十的送你的不是了？你做刑房，也許你霸佔著囚犯老婆麼？你沒的絕了人的牢食不成！」張瑞風說：「你見我霸佔了那個囚犯老婆？這雜種忘八羔子，合他說甚麼！替我把他上了■丑鐐送到柙上，明日合他大爺上講話！你這禁子們都是合他通同！這不大爺才退了？我也等不到明日，你們要不上他在柙裡，我如今就往衙門口傳梆稟去！」

八個禁子做好做歹的勸著，打發晁住出去。張瑞風對著眾人笑道：「好個札手的人！剛才不是咱，這們些人也攆不動他。」流水的點了風，封鎖了監門，房裡點上燈，暖了酒，熱了菜，與張瑞風和睦消飲。把那半邊豬頭、四十個饅頭，倒了許多酒，與了那八個禁子。合張瑞風吃剩的東西酒飯，叫那傭的囚婦拿到鄰房與那別的囚婦同吃。

珍哥因說：「晁住不識好歹，只是怕見出去，躁的人心裡不知怎麼樣的。我見你這們降他，我可又心裡不忍的慌了。」張瑞風道：「你沒的家說！你倒吃著碟子看著碗的罷了，這一個槽上，也拴的兩個叫驢麼？那賊狗頭情管抽了個頭兒去了！」珍哥笑說：「他倒沒抽著我的頭兒，倒把老張婆子的頭兒抽了下去了。」

張瑞風問說：「是怎麼？」珍哥說：「我說叫他出去罷，咱如今同不得常時，又沒了錢，又沒了勢，官兒又嚴緊，專常的下監來查。老張婆子見我說他，也旁邊幫著我說。他兇神似的跑了來，撮著他胸前的衣裳。我說是怎麼？沒的是待打他？把他一推，推在我那牀沿上，倒了褲就乾。」張瑞風笑說：「老張婆子說什麼？」珍哥說：「老張婆子自家罵自家說：『該■這淡嘴的私窠子！■殺那淡嘴的私窠子也不虧！』」張瑞風呱呱的大笑。那囚婦說：「還笑哩？不是為你吃人家這們一頓虧麼！」張瑞風說：「喲，你聽這話呀，呀！怎麼得你每日為我吃這們頓虧才好哩！」張瑞風又問珍哥：「他兩個幹事，你在那裡來？」珍哥說：「我可得了這空出來弔兵哩麼！」說笑了一會，與珍哥睡了。

再說晁住到了家中，因珍哥嘆了情，吃了張瑞風的凌辱，對著晁夫人學舌道：「剛才奶奶叫人送什麼與珍姨去了，沒有人去。我就：『我走蕩去罷。』到了那裡，通成不得了，裡頭亂多著哩！合那刑房張瑞風明鋪夜蓋的皮纏，敢是那刑房不進去，就合那禁子們鬼混，通身不成道理！」晁夫人問：「你聽見誰說？你才進去見來麼？」晁住說：「誰沒說？只是不好對著奶奶學那話。使匙兒撩的起來麼？我正待出來，撞見張瑞風正進去。我說：『我且站站，看他怎麼樣著。』他說我看他哩，降了我個眼紅，待把我送到柙上。他倒說我是什麼人，進來做什麼。叫我說：『怎麼不許家裡人送飯麼？叫我說，你別欺了心！你看看《大明律》！提牢的好了囚婦，該什麼罪哩』我待合他稟大爺，他才央及了我一頓，出來了。珍姨也央及我，叫我千萬別合奶奶說。」晁夫人長吁了口氣，說道：「挺著腳子去了，還留下這們個禍害，可怎麼處！」

次日，晁住兩口子依舊莊上去了。晁夫人叫人送十月的米糧等物與珍哥，又叫晁鳳進去，合他說：「叫他好生安分，不要替死的妝幌子，我選諸物的照管他。這不我又替他做著冬衣裳哩？我可為什麼來？千萬隻為著死的！他既不為死的，我因何的為他？我就從此一粒米、一根柴火、一絡線，也休想我管他，憑他裡頭合人過去罷！叫他也不消對人說是晁源的小老婆。他要好麼好，再不好，我等巡按來審錄，我雖上一張狀，還送了他哩！你合他說去，休要弔下話。」

晁鳳跟著米麵進去，把晁夫人的話一句句都說了。珍哥道：「這再沒有別人，這是晁住那砍頭的瞎話！奶奶可也查訪查訪，就聽他的說話？他夜來到了這裡，我為奶奶差了他來，我流水的叫張婆子暖了壺酒，就把那菜——我沒動著，拾了兩碗，還拾的點心，打發的他吃了。我說：『你吃了可早些出去回奶奶的話，看奶奶家裡不放心。』他七七屑屑的不動彈。他看著我說：『珍姨，我有句話合你說：大爺已是死了，你已是出不去了，你還守那什麼貞節哩？這監門口也蓋不得那貞節牌坊。象我這們個漢子，也辱沒不了你什麼。』叫我說：『你這話通是反了！我就守你爺一日，也是你個小主人家，你就這們欺心？』他就待下手強姦我，叫我吆喝說：『奴才欺心，待強姦主人家哩！』禁子聽說，才跑了來說他。他什麼是怕？禁子去請了刑房來到，做剛做柔的才勸的他去了。他說：『我叫你由他，只許你養刑房、養禁子，不許你養我麼！』晁鳳，你是明白的人。別說我不肯養漢，我處心待與晁家爭口氣！叫人說：『你看多少人家名門大族的娘子，漢子方伸了腿就走作了。這晁源的小老婆雖是唱的，又問了死罪，你看他這們正氣！』我務必爭這口氣！我就不長進，浪的慌了，待要養漢，這裡頭這漢可怎麼養？在那裡養？外頭守著鼻子摸著腮的都是人，我住的這點去處連腔也掉不過來，這老張婆子影不離燈的一般，又不是外頭寬快去處，支了他那裡去？沒的好說：『老張，你且出去，我待養漢哩。』又沒的當著人就養？可也詳個情，就信他的話？你也把我這話就合奶奶說，我這裡過的是甚麼日子哩？若奶奶不聽人的話，照常的照管我，也在奶奶。萬一我選得出去到咱家，我伏事奶奶二年，也是我在晁家一場。若奶奶信人的話，不照管我，我戀什麼哩？一條繩子弔殺！」說著，便放聲的大哭。晁鳳說：「奶奶也待信不信的，所以我來囑付珍姨。若奶奶信的真了，如今也就不送供備來了。這如今替珍姨染著綿綢合綢做冬衣。珍姨的話，我到家合奶奶說。珍姨，你也要自己拿出主意來，象剛才說的那話才是。」

晁鳳辭了珍哥，回了晁夫人的話。晁夫人問說：「你看那意思，可是他兩個的話，那個是真？」晁鳳道：「人心隔肚皮的，這怎麼定的？」依著珍姨的話，像似有理的。據著晁住昨日說的，又象是有理似的。」晁夫人說：「拿飯養活你們，通似世人一般，肯打聽點信兒！要是晁住這賊狗頭實是欺心，我也不饒他！」晁鳳說：「這晁住從珍姨來到咱家，這欺心不欺心，倒知不真；只是珍姨沒到咱家時，可一象那班裡幾個老婆，他沒有一個不掛拉上的。」晁夫人問說：「那老婆們都偏要愛他，是待怎麼？」晁鳳道：「那咱叫戲、送戲錢、拿東西與他們吃，都是他手裡討缺，敢不依他麼？」晁夫人道：「我昨日原沒差他，他可鑽了進去，這們可惡！」

再說一日冬至，縣官拜過牌，往東昌與知府賀冬，留著待飯，晚上沒回縣來。典史又是一過路運糧把總請在衙門裡吃酒。天有一鼓時候，霎時監內火起。人去報了典史，那典史策馬回縣，進了大門，報說女監失火。典史進入監內，正見刑房書辦張瑞風兩截子在那裡章章復復的督人救火。幸得是西北風往東南刮，是空去處，不曾延燒。典史問：「是怎麼起火？」都回說：「是珍哥房內火撲了門，不曾救出，不知是怎麼起火。」不一時，將那珍哥住房燒成灰燼。火滅了，掀開火內，燒死一個婦人，用席遮蓋。次日，縣官回來，遞了失火呈子，把張瑞風打了十五板，禁子每人都是二十，委典史驗了屍，准家屬領埋。

晁書聽見這信，回去與晁夫人說了。晁夫人連掉了幾點眼淚，說道：「也罷！也罷！死了也完了這般子帳！只是死得苦些。」當即叫晁鳳：「你到監裡看看，該怎麼算計，咱好鋪排。」晁鳳進到監內，尋著值日的禁子，說道：「這娘娘子起頭進來，俺可也得了他的好處，臨了就給了俺這們個結果。」晁鳳問說：「他是怎麼起的火來？」禁子說：「他關著門，火起就撲了門，人又進去救不的，誰知他是怎麼起的？」晁鳳揭開簾子看了一眼，也認不出一點甚麼來，只象個炭將軍似的躺在那裡。晁鳳長吁了口氣，說道：「這麼個畫生般的人，弄成這們個模樣！」托禁子：「好生看著，我到家拿衣裳來裝裹他。」

晁鳳來家回話，晁夫人連夜給他趕的白梭布褲，白梭布著身的布衫、小襖、大衫、白梭布裙、膝褲包頭，無一不備。封了五錢銀子，叫囚婦們與他穿衣裳。叫晁鳳也只在旁邊看著，不必到跟前。又封出三兩二錢銀子與禁子們八個暖痛，叫把屍從天秤出來，別要從那牢門裡拉。再搗牀被去裹著好秤。又叫晁書用二十兩銀買了一副沙木，叫人在真空寺合材，就把屍抬到那寺裡入殮，借法嚴的房停泊，就央法嚴齋唸經，若法嚴沒有房，智虛家也罷。各自分投去了。

晁鳳拿著衣裳到了監裡，先把那三兩二錢銀子給了禁子，那禁子感激不盡，事事用心。又與了囚婦們五錢銀子，果然與他七手八腳的穿了衣裳。外面使紅被緊緊裹住，用布條縛了，用了桔槔桿出牆來。那些囚婦都送到牆下說：「這些年，自有他進監，都吃他的殘茶剩飯，不曾受的饑餓。」也都痛哭。

晁鳳叫人把屍板門抬了送到真空寺，借的法巖間房。晁梁也還持了服到跟前看著入了殮。次日請了十二位和尚與他建醮。停了三日，用三兩銀買了一畝五分地給他出殯葬了。晁夫人說是斷了這條禍根，雖是慘傷之中，又是歡喜。三日，又叫晁書去他墳上燒紙，按節令也都差人與他上墳。

從古至今，這人死了的，從沒有個再活之理。但這等妖精怪物，或與尋常的凡人不同，或者再待幾年，重新出世，波及無辜，也不可。再聽後回，且看怎生結果。正是：

好人不長壽，禍害幾千年。再說還魂日，應知話更長。